

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八

唐清涼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

第四依三昧者，夫動靜唯物，聖豈然乎？示軌後徒，明將有說。必須靜鑒前理，受諸佛加。從定起而發言，言必真當；言必真當故，受者之心自然篤矣！

故於諸會，多明入定為說經緣。

第四、是這個要「依三昧」：三昧，就是定；要依著這定啊，來說法；不是啊，依著生滅心來說法；依著定心來說法。你沒有定，就是生滅；有定，這就是啊，無生滅心，這是無心，在定中說法。這所以叫啊，第四依三昧，根據這個三昧來說法。

「夫動靜唯物」：這個動靜啊，有動有靜，這是在眾生上啊，來說。物啊，這個物，就是一切眾生，一切的物寂。啊，「聖豈然乎」：在這個佛的份上啊，本來沒有動靜的；佛是動不礙靜，靜不礙動，動靜一如，動也是靜，靜也是動。不過在眾生的份上啊，來有這些個分別。所以說聖豈然乎；聖，就是佛的境界，這不是這樣子，沒有動靜的；佛是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。

「示軌後徒」：指示啊，作為軌範，作為規矩；是未來的這些個徒眾。「明將有說」：啊，那麼因為要現出一個樣子來，給這個人呢，作一個榜樣，作為一個模範，作為一個規矩；所以呀，明將有說，啊，那麼明白告訴一切眾生，將要說法了。

「必須靜鑒前理」：所以呀，要靜；靜，就是入定了，入這個三昧了；鑒，

就是觀察，觀察這個這一切的機呀，這種根性。

所以要講經說法，你們最好先打打坐，要在講經之前呢，要坐一坐。那麼所以在我講經的以前呢，也若有時間一定要坐一坐，所以在講經前邊呢，那一個多鐘頭啊，或者兩個鐘頭的時間呢，有事情不要問我！在這個將要講經之前呢，我也要打坐一坐；坐一坐看看有什麼人，打什麼妄想啊！有什麼人呢，應該講什麼話啊，他相信呢！有什麼人呢，啊，講什麼話他不相信呢！啊，他不相信的話，我也講，講一講他不相信的話；他相信的呢，講一講他相信。

我這個講經很奇怪的，有的時候呢，啊，我就歡喜講人不相信的話；那麼他不相信呢，就比較有點意思；若相信了，就沒有意思了。所以呀，這個你們各位講經以前呢，也最好啊，先坐一坐；坐一坐，觀察這個因緣，有什麼特別的因緣沒有；若有特別因緣，就講一講特別的；沒有特別因緣，就講普通的。

那麼「受諸佛加」：你觀察這個眾生的根性，請啊，十方諸佛來加被你，來呀，加持你。「從定起而發言」：從這個定中啊，出了定，而發言，你在啊，不要出了定你就忘了，說，咦！頭先我看見有什麼機來著，啊，想也想不起來了！啊，那又沒有用了；你在定裏頭知道了，出定就忘了，那也沒有用，啊，是不是！

啊，要啊，就著這種在定中，你所觀察這種境界，還要真實的，不是要那個虛妄的境界；這個境界也有虛妄的，有的故意這個魔王弄一個壞的境界來騙你了；啊，你不要受魔王騙，這又要知道的。

「言必真當」：言，你在這個定中，出定啊，那個好的那個地方。言必真當，你所說的法呀，恰到好處，那麼真實不虛的。所以這個「受者之心自然篤矣」：受者之心呢，自然篤信了，信呢，信的很堅固；信的很堅固的這叫篤信；篤

厚，啊，信的很虔誠的，你就怎麼樣子誰破壞，他也破壞不了了，他一定是信的。誰若有人說，唉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那講的都是假的，你也不相信了；啊，你說，我就歡喜這個假的！

「故於諸會」：在前邊說是啊，佛說法要先入定，入定，才能啊，說真正的法，那麼使這一些個聽受的人呢，都能篤敬誠信。所以故於諸會，就所以呀，在這個諸會；諸會，就是這個《華嚴經》啊，的九會，諸會。「多明入定為說經緣」：啊，每一會啊，都入定，然後說經，為這個說經的因緣。

在這九會之中啊，只有第二會沒有入定；這個其餘的這八會啊，都在這個三昧；由三昧起呀，然後說這個經。因為第二會沒有入定，所以才說多明，多明啊，入定；就是那個八會啊，都入定，就有一會啊，沒有入定。

在這個第一會啊，是普賢菩薩，入這個毗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；普賢菩薩入到這個毗盧遮那佛的如來藏的身三昧。

第三會呢，是法慧菩薩，他入這個菩薩無量方便三昧，說這個無量方便三昧法。

第四會，是功德林菩薩，他入的這個菩薩善思惟三昧，菩薩禪定的三昧；第四會，這功德林菩薩，入這個菩薩善思惟三昧。

第五會，是金剛幢菩薩，入智光三昧。

第六會，金剛藏菩薩，他入啊，這個菩薩智慧光明三昧。

第七會，是啊，釋迦如來呀，自己呀，住在這個剎那際三昧；剎那際三昧呀，在一剎那，就啊，經過無量劫；無量劫，又縮為一剎那。一剎那，這個剎那

際三昧，那個佛入的。

第八會呢，是普賢菩薩，入這個佛，華嚴三昧。

第九會，是啊，釋迦牟尼佛，就啊，自入師子頻申三昧。

那個第二會啊，沒有入定；或者呀，在翻譯經典的時候，這個把它翻譯漏了；或者啊，是第二會啊，沒有入定；這是啊，所以說在這個諸會啊，多明入定為說經的因緣。

有不入定者，至文當說。其所入定，皆盡法源，業用難思。

在這個第二會啊，沒有入定，這所以說「有不入者」。「至文當說」：到這個第二會啊，那個文裏邊呢，就會說明白這種的道理。「其所入定」：那麼在其餘的這個八個會裏邊，他所入的這個定，「皆盡法源」：都啊，窮盡這個法源了；皆盡法源，「業用難思」：那麼都是得到啊，諸佛呀，三業的加被，這種業用啊，是不可思議。

第五、依現相者，謂法性寂寥，雖無諸相；無相之相，不礙繁興。

第五啊，是「依現相」：這個說法。怎麼樣說呢？這就是啊，說，這個「法性寂寥」：法性啊，是空；寂寥，就是空的；「雖無諸相」：雖然呢，他沒有一切相，可是啊，沒有一切相這個相啊，「不礙繁興」：他還呀，不礙這個有相，不礙這個繁興；繁興啊，就很多的相；很多的相啊，興起來。

起教多端，相非一準；或放光動刹，或華雨香雲，皆為發起。

至於說這個無相之相啊，不礙繁興，這個「教起呀，多端」：教啊，生起的

時候，有很多種不同的這個情形，所以呀，「相非一準」：相啊，也不是一定的，非一準呢，不是一定，不是說一定都要啊，天雨寶華，或者一定放光。

好像在說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這個佛呀，就放光動地，雨天曼陀羅華，這個作他的相。

說《大涅槃經》的時候呢，就以聲光徧照為他的相，用這個聲，和這光，徧照啊，一切的在會大眾，作他的相。

跟說《般若經》呢，就以這個散這個金華為相，作為他的相。

現在說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這華藏世界六種震動，天雨寶華繽紛而下，又雨香雲、雨這華雲、雨這個鬘雲、雨很多種啊，瓔珞呀，等等的。所以這個相啊，不是一定的。所以他說，「或放光動刹」：動刹呢，也就是動地。「或華雨香雲」：或者呀，雨曼陀羅華，或者雨種種的香啊、雲呢，「皆為發起」：都是啊，發起這個教的一種因緣。

發菩提心，你忘了發菩提心了？行菩薩道，你忘了行菩薩道了？哎，行菩薩道，貴在堅固，永恒不變。

「誓願披精進鎧，持般若劍」，你看這般若劍多妙！你們把般若劍都忘了。「斬殺六根之狂賊」，你們覺得這狂賊是你們的朋友，你們不願殺它，所以也就不願意記著。我看你們今天學這個中文的，有一個人呢，一看就皺眉頭！啊，這眉頭就皺起來；啊，就是啊，反對這個，不要殺這個賊，這個賊是我的好朋友，怎麼可以殺它呢？

又說啊，「捉拿六識之陰鬼」，這陰鬼，哈，也不願意捉他！為什麼呢？他好來給你通一個消息，啊，向你報告，因為看見了，你這還沒有參謀；沒有

參謀，這個事情就不能進行，啊，這就有個參謀！參謀，叫什麼？ adviser，就來給你出主意了，去幹了！去囉！不要緊的，沒有關係！

啊，「**掃除六塵之染魔**」，這個染魔，也捨不得，啊，覺得他不錯的，幫我很大的忙，所以也不願意掃除。因為這個，就完全不願意記他，都忘了，對不對！

Door1-067-003

故諸會之內，將欲說法，多先放光；通表智光，以被物故。然有二種：一、不壞次第光；隨位增微故。二、圓通無礙光；隨一一光，皆結通故。隨處放異，總有十光；各有所表，至文當知。

「故諸會之內，將欲說法，多先放光」：所以呀，在這個九會之內，「將欲說法」：將要說法的時候，「多先放光」：那麼多數啊，在沒說法之前呢，先放一種光。這個光呢，所有的光，它表的智慧光，代表這個智慧光，「以被物故」：這個智慧光啊，來加被一切的眾生，一切的機緣緣故。

「然有二種」：有兩種的光。「一、不壞次第光」：這個第一呀，叫不壞次第光；就是啊，有條不紊的，很有次第這光；這光啊，是先後次第呀，不亂的；「隨位增微故」：隨啊，著果位，增加這種的微妙不可思議的這種的光。

「二、圓通無礙光」：第二種光呢，就叫圓通無礙光。「隨一一光」：隨著每一個光啊，「皆結通故」：都是啊，互相通達，圓融無礙。「故隨處放異」：所以呀，隨著各處啊，不同，所放的光啊，也不同，「總有十光」：總起來啊，它有十種的光。「各有所表」：這十種光啊，就有每一種光都有它的表法；「至文當知」：到這個文裏邊呢，就會知道了。在這個放光啊，每一會放的光不同，放種種光。

在這個如來的現相品，是第一會，在如來現相的品，有兩種光。這兩種的光啊，先這種光，是啊，釋迦牟尼佛，在這個牙齒中放光，在牙齒中放光，放種種的光；第二呢，也是在這個現相品呢，也放過光，他放眉間的光，二目中間呢，這眉間呢，放光。

第二會，他放足輪光，在這個腳啊，這個輪相上，放出一種光。

第三會，是在這個腳的趾間上放光。

第四會，在啊，這個足的上放光。

第五會，在這個膝輪呢，這個地方放光。

第六會，也是啊，在眉間放光。

第七會，沒有放光，但是在出現品呢，那放的光；那光啊，有兩種光，這是說的放眉間光，是加被啊，這個妙德菩薩；放口光，就在齒上放光，是啊，加被這個普賢菩薩。

第八會，也沒有放光。

那麼第九會呢，也是放這個眉間的光，在二目中間呢，放那個白毫相光。

在這個第八會，不放光；等到第九會啊，有這個放光。在這個每一種光啊，都有一種表法，表示啊，這個法的這個道理。

在第一會，他這個在這個牙齒上放光，面門呢，牙齒上放光。這是啊，表示什麼呢？表示這個佛的教，和佛的道，遠近呢，都得到這佛法的利益。在佛的口裏所流出這種光，啊，這又表示什麼呢？又表示啊，這個「從佛口生」，從佛啊，口裏生出啊，這個法子，「是真佛子」，這是啊，真正佛子。

也就是啊，最初啊，在牙齒上放光，那麼這是代表佛的真子。又有一種啊，表法，表示什麼呢？表示啊，這個「咀嚼法味」，咀嚼法味啊，就是吃這個佛法呢，也咬這個佛法，看看這個佛法是什麼滋味？咀嚼法味。

那麼在這個眉間放光。這是表示什麼呢？表示一乘中道，這個「唯一佛乘，更無餘乘」，這個中道了義這種的法。在這個中道，一乘的中道，所以叫眉間呢，是表示這個。

在這個腳輪趾上，腳輪下。這是表示什麼呢？表示四種的信。

第一種，是自下而上，由下邊呢，向上來學習佛法，這個信，這是最初的一種信。

第二呢，這個腳啊，是最卑下的一個地方，表示啊，這個法，在啊，由這個最矮的地方來生出來。

第三個意思，這是啊，修行的一個根本法。

第四個意思呢，就是信該果海，這個信呢，能啊，包括這果海，啊，已經啊，滿足了；滿足啊，這表示一種安住，安住於法上。

這個在這足上放光呢；這表示啊，要依法修行。

在這個膝輪放光呢，膝輪屈伸放的光。這可以呀，這個迴自向他，迴事向理，迴因向果，可以迴向，在十地，由這個初地迴向到十地，這迴向。

又在這個眉間放光。這表示啊，已經證了，證到這個十如是的這種理了，圓滿具足啊，中道的了義；所以呀，出現眉間，在眉間呢，來放光，也是表示中道的。

這個不住生死，也不住涅槃，這個不住二邊，所以呀，在口又放光，表示啊，這個一切的佛子啊，是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。

那麼總而言之啊，這佛放光啊，就表示這個法的圓融無礙，這種道理那麼也是圓融無礙。

其動地等，多在說後，則但是慶聞；如十地中，雖是慶前，義兼起後，則是教緣。

在前邊所說的這個放光動地等等，這個放光動地這種的因緣呢，多數是在這個說經之後，然後又放光動地；有的時候也在說經之前。那麼放光動地在說經之後，這是啊，「慶聞」：就是慶幸啊，自己聞到佛法了。

就好像啊，在十地品裏邊所說的，雖然說是慶幸前邊聞到這個佛法了，可是啊，他這個意思啊，就啊，兼著生起後邊的經文，所以呀，這都是一個教起的因緣，講這十種的因緣，這也是其中啊，的一種。

那麼清涼國師，他啊，作這一段的疏文，就是啊，教人明白在經前邊這個放光動地，這表法呀，是表示要說法。在經後邊，說完了經，又放光動地，這是表示啊，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，作禮而去」。那麼雖然在經後邊放光動地，也是啊，又生起後邊這個道理。所以這一段呢，這個疏文呢，這個意思。

第六、依說人者，法無廢興，弘之由人。下文云：佛法無人說，雖慧莫能了。

第六、依說人者：這個第六啊，是講的說法主，所以叫「依人」：說法主啊，就是想要說法必定有一個法主；若沒有法主，這個法就不能興。所以才說「法無廢興」：說這個法呀，佛法也沒有生，也沒有滅，也沒有一個廢，也沒有一個興；啊，為什麼呢？它是法性湛然常寂的，啊，常常的，啊，寂然不動的；雖然寂然不動，可是感而遂通。感而遂通，就是要有人來說法，所以說，「弘之由人」：弘，就是弘揚佛法；弘揚佛法呀，這在乎人。

在《論語》上也說，說，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，人呢，能弘這個法，不

是法弘這個人，他那說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說人呢，能弘揚這個聖道，不是聖道啊，來弘揚這個人。這也就說，人能弘揚佛法，不是佛法來弘揚人。

不是佛法說，啊，某某人呢，他很大的，哦，頭頂天，腳指地；哦！胳膊一伸，就伸到太陽那地方去，啊，可以把月光給摘下，不是這樣！要人來弘揚佛法，不是啊，佛法來弘揚人。人，可以支配一切；一切，不能來支配人；也可以說一切來支配人，啊，但是這個人呢，是個死物了，不是活動的；啊，被環境來支配，這變成一個死的動物，不是活的動物了。

你們各位想一想，你若不能啊，轉這個環境，你就是啊，一個死的活人；你若是能轉變這個環境，就是活的一個死人。活的死人，死的活人，這個意思啊，在表面上看來，是一樣的；但是你細一研究啊，不是一樣的。所以呀，說啊，弘之由人呢！這法是要人來弘揚的。

你們各位學佛法，就要弘揚佛法，不是學佛法來吃佛法。學佛法要把它吐出來，不是吃到肚裏頭去，就把肚子吃飽了，啊，甚至於爭著把肚子都撐爆了，那沒有用的，那只可以死了。能把它學，學佛法，「吃」到肚裏頭又「吐」出來；「吐出來」，就是弘揚佛法！現在你們都懂了嗎？

哎，所以這個佛法不是就吃吃吃吃，哦，吃的撐死的；等到死的時候，還一點佛法也沒有弘揚，這有什麼用呢？不要做一個啞羊僧！所以我在美國這弘揚佛法，教你們每一個人都會說法，每一個人都會「吃法」，每一個人又都會「吐法」，這個是變化無窮的。你看，你要光會吃，吃完了又屙出去，那沒有用；還要吐出來！像那個誌公祖師吃鴿子似的，啊，吃了還要吐出。這有這麼多鴿子，你看，你們誰願意吃都可以吃啊，但是吃完了要吐出來才可以；吐不出來，你就先不要吃！

我告訴你們今天啊！說幾句玄妙令人不相信的話！今天這鴿子啊，有你們過

去七世的父母，啊，無量劫的祖先，都在這做鴿子了，今天你們來放生，啊，他啊，也歡喜，你們也盡孝道，我對旁人說，他或者不相信，對你說，你一定會相信的，是不是啊！因為你明白這個道理了。

那麼你自己超渡你自己的祖先呢，父母；你不要以為是他的，你們各人也都有份呢！今天，啊，誰都有關係的，湊到一起都有關係的。啊，說這個法我才不相信呢！你等相信的時候你也作鴿子了！

「下文云」：這個疏文呢，和這個經文呢，都說，說啊，「佛法無人說，雖慧莫能了」：這個佛法呀，必須要有人說，不論他說的好，說的不好，只要有人說就好。你若說的好，你不說也不好；說的不好，你若說也好；你看，妙就在這個地方！你說的不好，啊，你能說，就好的；你說的好，你若不說，那也就是不好；誰知道你呀？你不說。

所以說，佛法無人說，佛法也沒有人說。雖慧莫能了，雖然你有大智慧，你也不明白。為什麼呢？啊，這裏邊是奧妙無窮的，重重無盡的；尤其這《華嚴經》，啊，重重無盡這個道理，若沒有人講啊，那你絕對不明白。

這個偈頌前面還有兩句，說是啊，「譬如暗中寶，無燈不能見」，好像啊，在暗室裏頭有寶貝，最值錢的這個寶貝；無燈莫能見，你若沒有燈了，看不見的。佛法無人說，誰說佛法，誰就是燈！啊，你說佛法，你就是法燈；他說佛法，他就是法燈。啊，這個法燈，照耀這個暗室，就把你寶貝得到了。你心裡頭啊，暗室，什麼？就是你心裏，那個無明就是暗室；你心裡頭啊，有那無價寶，有智慧，那個智慧就是無價寶。你把這個有燈點上了，把無明照破了，就得到你本有的智慧了。所以呀，啊，這就是這幾句經文。

譬如暗中寶，無燈不可見；佛法無人說，雖慧莫能了；你雖然有智慧，也不明白。現在你們各位學佛法，方才我講話，你們明白了，又要去做燈去了！

等一等你們誰願意隨喜放生的功德呢，就可以去；若是不歡喜去的呢，隨便！不過你們過去無始劫以來的父母祖先呢，你們去超度超渡他，這都是一種好事；若是，不是和你們有關係的，這個鴿子啊，就不會到這個地方來，和這些人都有相當的關係。所以各位啊，都應該盡一點孝道。

對他們講我這個虛老這個舍利啊，他們有沒看見的，誰願意看，今天呢，都可以看一看。

Door1-069-005

今此能說，通三世間。開即為五，謂：佛、菩薩、聲聞、眾生及器。更開為十，謂：加三世微塵毛孔。器及有情，各有分圓，故毛孔微塵，即是分說。此上諸說，通三世故；故普賢行品云：佛說眾生說，及以國土說，三世如是說等。

「今此能說，通三世間」：這個能說啊，就是能說這個《華嚴經》。這個能說《華嚴經》的這個人，就是釋迦牟尼佛了。可是啊，這個說法，和其它的經典不同，因為這個**通三世間**。三世間，就是智正覺世間、有情世間，和器世間；智正覺世間呢，就是佛；有情世間，就是眾生；器世間呢，就是我們這個依報這個世間，這三世間。

那麼「開即為五」：什麼叫開呢？開，就是把它分開了。分開，把這個智正覺世間呢，分開為三乘，就變成五個世間。這個五呢，就說的，「佛、菩薩、聲聞、眾生及器」：佛，是一個；菩薩，是一個；聲聞，是一個，這三個了；，這智正覺世間呢，一個開三個；跟這個眾生世間，和器世間呢，還都啊，是一樣的，還是啊，這個沒有開。開三為五，開即為五。

「更開為十」：更開這個五啊，作為十。這就是怎麼呢？這就是說的加這個

「三世」：再加上啊，這個三世；跟這個「微塵和毛孔，器及有情，各有分圓」：這兩種啊，世間呢，各有分圓故。這個微塵，就是器世間的分；這個器呢，就是微塵世間的一個沒有分；毛孔啊，就是這個眾生世間的分，通世間。那麼這個有情世間，就是沒有分，所以分圓，各有分圓。

「故毛孔微塵，即是分說」：這個毛孔，和這個微塵呢，這是分開來說。「此上諸說，通三世故」：在這以上啊，這個諸說；通啊，通於三世；也通於啊，過去世，過去佛說；通於現在世，現在佛說；通於未來世，未來佛說，這叫啊，通於三世間，三世故。

「故普賢行品云」：在這個普賢行品裏邊，這個經文有說，說什麼呢？說，「佛說眾生說」：佛也說法，眾生也說法，「及以國土說」：啊，和這個國土；過去諸佛也是這樣講，現在諸佛也是這樣講，未來諸佛還是這樣講，這叫啊，「三世諸佛如是說」。

廣即無量，法界品中，類非一故。

前邊所說這個三世，又開五世，以後又開開啊，為十世間；若是廣開呢，就是有無量無量的那麼多的說法；所以在法界品裏邊呢，說啊，「類非一故」：這個不是一個種類。有多少各種類呢？有五個種類。

在這個第一個說是啊，法法界，這法的法界。

第二呢，人法界。

第三呢，是說呀，這個人法俱融了的法界。

第四呢，是說人法呀，俱泯，泯，就是沒有了，的法界。

第五呢，是無障礙法界。

在這個法法界裏，又開開有十門，這十門呢，就是第一、事法界門。第二呢，

是理法界門。第三呢，是境法界門。第四啊，行法界門。第五呢，就是體法界門。第六，用法界門。第七，順法界門。第八，逆法界門。第九，是教法界門。第十，是義法界門。這個這是啊，第一這個法法界這一類。

這第二呢，人法界類，也有十門，也有十種的門。第一，是人的法界門。第二呢，是天的法界門。第三，是男的法界門。第四，是女的法界門。第五呢，是在家的法界門。第六，是出家的法界門。第七，是外道的法界門。第八呢，就是一切的諸神的法界門。第九，是菩薩法界門。第十，是佛的法界門。

所以呀，和這個事，也不是一種事，有很多種的事；天，也不是一個天，也有很多種天；神，也有很多種神。所以呀，在這個《華嚴經》說是啊，有一百一十個城的地方，有三千多個善知識，那麼等等的；所以這個，說這個類，這種類不是一種，分出來呀，無窮無盡的。

Door1-070-006

在這個世界上，就是這麼多麻煩事情！有的事情，啊，你認為好，它又不好；有的事情，你認為不好，它又好了。好像這個他叫什麼名字，這個矮的女人，她認為不睡覺就會死！啊，那麼我又往深了一研究，啊，她又知道自己是懶了，這就是好了；你知道，哦，這不會死的，原來是懶呢！這就是好了。所以你若明白了，就會壞的也會好了；不明白的，好的也會壞，就是這樣子。

今天呢，我這叫傳授心法！把心裏的法傳給你們。你們得到這個心法，將來可以呀，輾轉教化，啊，傳傳不已，將來人都得到心法了。那麼以後啊，在這個做早晚功課的時候，無論哪一個，就如果若是睡覺的話，趕快看他沒有來呀，就去叫他去。但是啊，這個道理又要分別說，有的去做工的，一早起這個，一早起啊，可以，這是這個什麼！

但是最好呢，還是不懶比較最好，那是最精進的。就是因為懶一點，你這個工就，你今天懶一天，將來就你成道就要晚三年；懶一天，就晚三年；懶一天，晚三年；你想一想，這你算一算，你若一天，懶一天，就晚成道三年，晚成佛三年也就是，這你們算一算！

那麼若是能在這個我們這個做早晚功課，這是很要緊的，你呀，就好像啊，去見佛啊，拜佛啊，這是很要緊的。你少修一天呢，那個我以前沒對你們講，「差之絲毫，就謬之千里」，你這個地方就差一點點，前邊那就差很多很多了。你若能在這個更來做功課，那是最妙了；一定得到啊，菩薩加被你，令你呀，這個瞌睡蟲會跑的沒有了。為什麼呢？菩薩加被你，說給他多一點甘露水，給他多一點甘露水，令他這個精神一點。

啊，修道啊，不容易的，你看一看那個在《法華經》上，這個彌勒菩薩本來應該先成佛的；但是他就求名求利，就是懶惰不修行；所以釋迦牟尼佛就比他先成佛了幾個大劫，幾萬萬年，就因為一個懶惰！所以呀，我今天呢，傳給你們這個是「心法」，不是「心通」，你們不要誤會了！

Door1-071-007

如僧祇隨好，即是佛說；餘會多菩薩說。法界品初，有聲聞說、諸善友等、多菩薩說，亦名眾生說；菩提樹等，即器界說，至文當知。

在前邊這一段文說，廣即無量，法界品中，類非一故，說在法界品呢，說的種類不是一種類，有五個種類。

「如僧祇隨好，即是佛說」：阿僧祇品上所說的，和這個隨好，阿僧祇隨好，有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啊，即是佛說，這個呢，是佛自己說的。「餘會多菩薩說」：其餘的那個品呢，和會啊，多數是由菩薩來說的這個法。

「法界品初，有聲聞說、諸善友等」：在這個法界品裏頭啊，一開始，由這個聲聞說，和這個聲聞一切的善友等說；又有啊，這個菩薩說。「亦名眾生說」：在這個品裏頭呢，也叫眾生說法。「菩提樹等」：等啊，說這個菩提樹也說法，這菩提樹啊，就是器世間說法，器世界說法。「即器界說，至文當知」：到這個經文呢，裏邊就有知道。

這個菩提樹，菩提樹怎麼還會說法呢？你忘了！這個《彌陀經》裏邊說，「白鶴、孔雀、鸚鵡、舍利、迦陵頻伽、共命之鳥，是諸眾鳥，晝夜六時，出和雅音」，這個小鳥，是有情說法；這個菩提樹，無情說法。在這個有情能說法，這還不算妙，因為它有情；這無情說法，這才是妙，這個境界，是不可思議的境界。

在這個菩提樹它所說的法，有種種的這個法音流布。這樹的本，就是這個樹的根，它就會啊，說這個圓頓的法音；在這個枝葉上，它就會說啊，這個三乘法。每一個菩提樹葉，都會說法，都會宣揚妙法，所以這叫器界說。器界，也就是國土說，這國土啊，能說法。好像我們現在在這國土上啊，這都說法呢，這一切一切的，都是教人呢，明白，叫你明白這是說法呢！

Door1-072-008

所以在蘇東坡有兩句話說的，他說啊，「山色無非廣長舌」，山色，這個山的顏色；無非廣長舌，這個不說六方諸佛出廣長舌相，徧覆三千大千世界嘛！那個山色就是廣長舌相，所以說，山色無非廣長舌。「溪聲盡是清靜音」，這個溪聲，這也是個對聯。山色，它對溪聲；色，對聲；山，它對著溪。那個溪聲無非清靜音，溪聲都是這個清靜的法音。

這蘇東坡呀，他啊，學佛，學的大約他自己就以為他是開了悟了，所以盡寫

這些個這個對聯呢，詩句啊，他寫和這個佛法呀，有一點相似的地方。

那個元朝的這個湛然居士，就是耶律楚材；耶律楚材是元朝的丞相；他也常常寫詩，他的師父是叫萬松老人。萬松老人他說，「西天三步遠，東海一杯深」，這都是對聯。你看西天，三步遠，三步這麼遠，走三步就到西天了；你看看，他這走的快不快？十萬億佛土，他三步就到，他說西天三步遠。東海，那個海是很大，他說東海一杯深，就有我這麼一個酒杯那麼深；啊，你看，東海一杯深。

那麼所以這都是啊，說這個遠不礙近，近不礙遠；大不礙小，小不礙大；這說的這個境界，這是耶律楚材。耶律楚材很有學問的一個人，他叫湛然居士(湛然，就是妙湛那個湛)，湛然居士；他有一本叫湛然居士文抄，我在香港有那個；你們這次，上次去香港也沒有帶回來。

這菩提樹說法，國土也說法，這都叫器世間說法。佛呢，就是正覺世間說法。這個菩薩，和聲聞，各善知識善友，這就眾生說法。菩提樹呢，這就是國土說法，又叫器世間說法。這所以前邊那不說，三世，通於三世嘛！能說啊，通於三世；三世，就是通到這個智正覺世間，這個器世間，和眾生世間；眾生世間，又叫有情世間，三世說法。那麼在這《華嚴經》啊，佛也說法，眾生也說法，國土也說法，這所以說這個通於三世。「至文當知」：到那個經文裏邊呢，自然就會知道了。

Door1-073-009

其能說人，用法不同；或用音聲、或用妙色等，如教體中辨。

「其能說人」：能說人，就是或者佛說的，或者眾生說，或者國土說，也就是器世間說；「用法不同」：他所用的這種方法，各有不同。怎麼樣不同呢

法？就是或者用這個音聲來說法，或者單用聲來說法，或者單用聲來說法；或者用這個音聲來說法；無論是用音，是用聲；啊，有情說法，無情說法；那麼所說的這個法，都是不可思議的這種法。

「或用妙色」：或者呀，顯現出來一種不可思議這種的顏色來說法；或者顯現出來不可思議這種形相來說法。你若明白這個道理，盡虛空徧大地，沒有不是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說法的地方，也沒有不是佛、菩薩、聲聞、緣覺、善知識說法的地方，也沒有不是一切菩提樹啊，這個國土說法的地方。你明白這個道理，所以呀，你就明白這個佛啊，是徧滿一切處這個道理是真實不虛的，所以說啊，或用妙色說法。「等等」：還有啊，其它種種的這個說法。

「如教體中辨」：等到講第五門教體深淺的疏文時，再把它辨明白，說明白。

有情也會說法，無情也會說法；那麼會說話的也會說法，不會說話的也會說法；可以這麼說，啞巴會講經，聾子會聽經，瞎子會看經，你若不信呢！我就這麼講；你若信呢！我也這麼講。

啞巴會打電話，聾子會聽電話，瞎子會看電話，也可以說看電視；你說他怎麼看呢？啊，他也會看！所以世間的事情，千變萬化，妙不可言，不可言妙！

Door1-074-010

第七、依聽人者，子期云喪，伯牙輟絃；若無聽者，終無有說。

這個第七啊，這要有聽者；「聽」：聽經的人。佛說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若沒有人聽，說它也沒有什麼用，所以一定要有人聽，這聽者，這個第七的這種緣。那麼「子期云喪」：哈！今天呢，這是很妙！今天就講這個人彈琴的，所以呢，這一定有知音。

知音，說，「**人之相知，貴相知音**」，彼此啊，大家是好朋友，貴相知音，知道啊，這個聲音，你的聲音發出來，不一定要講話，那麼有人就知道，這叫知音。譬如你哭起來，我知道啊，啊，你是有悲哀的事情，這我是你的知音；誰若哭啊，我知道他有悲哀的事情。

或者也有的時候會有歡喜哭出眼淚的，歡喜，樂極生悲了，這也不一定。那麼或者你若笑啊，這一定就是啊，歡喜；但是有的時候發起狂來了，啊，他發脾氣也會笑，就因為他發狂。所以這又要啊，有智慧，才能認識，才能知音。

這個「子期」：子期呀，是鍾子期；這個鍾子期啊，是個幹什麼的呢？是個斬柴，是個樵夫，在山上斬柴。啊，就是好像六祖啊，去斬柴賣啊！這鍾子期也是做這個的。但是他有一種特長，特別的本領，什麼呢？就是會聽音樂。會聽音樂，你無論你誰奏什麼音樂，你是奏什麼音樂，他都知道，他一聽就知道你什麼曲子啊，你彈的是什麼歌，他知道，知道這個音樂。

這個「伯牙」：伯牙，是俞伯牙，這俞伯牙啊，是一個做官的；做官的，可是歡喜音樂，他走到什麼地方都帶著一個琴，他這個琴呢，大約是當時來講啊，是一個很苦老的琴！很值錢的琴！這個琴呢，他時刻都要帶到身邊；到什麼地方去旅行啊，啊，度假，都是帶著這個琴，隨著他走。

那麼有一次啊，他就帶著這個琴去到泰山那個地方；到泰山那個地方啊，遇到下大雨了；下大雨啊，他就在那彈琴。他這一彈琴呢，他心裏想啊，高山，彈這高山的曲子！那麼鍾子期就那時候也偏偏到那地方了；他彈完了，鍾子期就說了，說，巍巍兮若泰山！

那麼伯牙這又彈，也不說什麼，也不講什麼就又彈琴，彈呢，彈的什麼呢？

彈的流水，這個水流的那個樣子，他彈琴呢，代表這個流水！啊，彈完了，鍾子期又說了，說，洋洋兮若流水！洋洋兮若流水，好像流水似的。這個俞伯牙，啊，這個人，是我一個知音！

於是乎又彈這個調子啊，一種悲哀的音聲；跟這個鍾子期又說了，說，淒淒兮若哭泣！這個彈的太淒涼了，太淒涼了，啊，淒淒兮若哭泣，好像哭了似的。他又彈笑；他又說，哈哈兮若歡笑！所以他無論彈什麼音聲，他就知道。俞伯牙就高興，說，啊，你真是我的真正知音！

於是乎兩個人呢，就結拜做兄弟，大家約會啊，說明年呢，在這再見！因為今年呢，這個時間很忙迫，明年呢，這個俞伯牙預備多一點時間到這個泰山之陰，泰山的後邊，和這個鍾子期再來研究這個彈琴的這個道理。

可是第二年，俞伯牙又來彈琴到這，啊，左彈，這個鍾子期也不來；右彈，鍾子期也不來；那麼彈來彈去的，正著用這個琴音來叫這個鍾子期呢，啊，鍾子期的媽媽來了！來了，說，你在這彈琴你是姓俞，叫俞伯牙吧！他說，是啊！她說，唉！我的兒子啊，鍾子期已經死了！他和妳結拜兄弟啊，他臨死的時候告訴我，說今天呢，有一個俞伯牙，他的結拜的哥哥，要在這找他；叫我來告訴你一聲阿，你不要等他了，他已經死了！那個墳呢，在你旁邊這埋著，那個新墳呢，就是他的墳。

啊！俞伯牙一聽，哦，真哭起來！哭完了，把這個古琴呢，把這個最值錢的這個琴拿起就摔！再以後也就不彈琴了。為什麼呢？沒有人會聽他彈了，他彈也沒用，沒有用了，沒有知音了，所以把這個捨不得這個琴呢，他也摔了，這叫俞伯牙摔琴謝知音！

所以說「子期云喪」：子期啊，他聽說子期死了；喪，就是喪亡了；啊，這個「伯牙輟絃」：輟，就停止了，就是停止啊，不再彈琴了；不再啊，來用

這個最捨不得這個琴了，所以就把它摔了；摔了，以後就不彈琴了。所以說，「蓋鍾子期死，伯牙終身不復鼓琴，何哉」，為什麼呢？伯牙終身以後，他啊，有生之年，就不再彈琴了。

為什麼呢？「士為知己者用」，那古文呢，這個報任少卿書，報任少卿書上有這麼幾句，蓋鍾子期死，伯牙終身不復鼓琴，何哉；士為知己者用」，這個士啊，士，就是讀書的人，要為知己者，知己的人來做一點事；若沒有知己的呢，就什麼也不幹了，躺那睡覺。「女為悅己者容」，這個女為悅己者容，有的那些個不懂道理的人就讀成「汝為悅己者容」；那個「女」，啊，他讀成各「汝」，那是不對的！

那麼女，(就男女這個女)，為悅己者容，就是啊，容貌啊，這個有人歡喜自己這個容貌的這樣人。所以在這啊，說伯牙輟絃，輟絃，就停止了；輟學，就是不讀書了；輟絃，就是不彈琴；輟耕，就是不種田了；輟學，就是不去學校讀書了，這叫輟學；那麼現在輟絃，絃呢，就是彈琴。

「若無聽者」：假設若沒有人聽的話，「終無有說」：就沒有人說法了。那麼所以佛啊，說法，也有人聽。

Door1-075-011

即下諸眾，略有十類，至文當明；除當機說，餘皆是緣。

「即下諸眾」：就是下邊呢，所講的諸眾，這個聽經的這個諸眾，「略有十類」：把它大略來說有十種的類別。「至文當明」：等到這個經文上啊，會說明白了。「除當機說」：除去啊，有一種啊，叫當機眾；什麼叫當機眾呢？就是正對著他來講的。「餘皆是緣」：其餘的呢，都是助緣，幫助這種因緣。

第八、依德本者，川有珠而不枯，山有玉而增潤；內無德本，外豈能談？然唯約說者，前人此法故。

這第八呀，是講的是要有德行，要有道德。這個道德呀，是個根本；你若沒有道德呢，你說出來的法呀，沒有人願意聽；你若有道德呢，說出來法，人人都歡喜聽，明白不明白，都歡喜聽，就因為你有道德。這個道德，是在啊，裏邊的，沒有人能看的見。這個道德，是在平素修行啊，的功德的表現；你平素若沒有修行，你就沒有功德；沒有功德，你講出來法，沒有人願意聽。

為什麼這修道的人，要時時刻刻都要守規矩呢？時時刻刻都要啊，看著自己這個念頭，不要打很多妄想；你一打妄想，就沒有功德了；沒有功德，你說出法啊，令一切眾生就不生信心，所以這個道德是最要緊！

道德好像什麼呢？好像那個「川」：川，就是有水的地方；「有珠」：川有珠啊，那麼川是有水了，水裏頭，有的地方寶珠；這個寶珠啊，在這個川裏邊，這個川的兩岸呢，它就不枯燥；不枯燥啊，這就叫啊，有一種生氣。「山有玉而增潤」：這個山上，有出玉石的這個山呢，你看這個草木啊，都長得非常新鮮，非常的好看。為什麼呢？就因為這個山上它有寶貝，有這個寶玉；這各寶玉啊，這種靈氣，令一切的這個有情，無情啊，啊，都有一種啊，滋潤，這叫山有玉而增潤。

「內無德本」：你說法的人，自己呀，若沒有功德來說法，「外豈能談」：你對外啊，去教化眾生，怎麼可以講經說法呢？所以修道的人呢，首先要重，最重要的就是功德；你若有功德的人，你就罵人，打人，啊，甚至於你殺人，他都不怨恨你。講是這麼講，你不要真去殺人；你要真說，啊，我有功德，我可以殺人了！那就是發癲，發狂！你要有功德怎麼還要殺人呢？這不過是個比喻；你若是自己認為我，我師父講過了，法師講過，啊，有功德的人可以罵人，可以打人，可以殺人，啊，你若真這麼去幹去了，那就是發神經病

了，哼！講是這樣講，你不能那樣去做去。

你要是有德行的人，你怎麼會罵人、怎麼會打人、怎麼會殺人呢？根本就不會的。你要是罵人、殺人、打人，那就沒有功德；所以呀，啊，這就是啊，我叫你往好的道上走他不聽，啊，說是啊，有一點小毛病不要緊，啊，他就有了，願意有這個小毛病，哼！你看他們，這個人是特別奇怪的，你教他善事很久，他也不做；你若教他做壞事，啊，很快他就做了。

啊，所以呀，若有德行，若有功德，你若講經說法，就有人歡喜聽。為什麼呢？你有功德了，就有人緣；這有人緣呢，你就明明啊，對人不怎麼好，他也，啊，不錯；你也不要又學著這個對人不好的方法。

「然唯約說者」：這個唯獨啊，約這個說法的這個人說的，「前人此法故」：前邊的人呢，也是說的這個法；就是以前佛呀，也說的這個法；那麼現在你說這個佛所說的法，要有功德。

Door1-076-012

略有二類：一者智慧，最為首故。十方諸佛告金剛幢言：及由汝智慧清淨故。告金剛藏言：亦是汝勝智力故。二者，餘行願力故。十方諸佛告普賢言：亦以汝修一切諸行願力故，十方諸佛告法慧言：及汝所修諸善根力，令汝入是三昧而演說法。若感者善根，若化主行願，皆屬說因。

「略有二類」：略略的說啊，有兩種。第一種就是智慧，所說的智慧；為什麼要說智慧是第一呢？因為「最為首故」：你若沒有智慧啊，就做一些個顛倒的事；啊，就做一些個無明啊，貪瞋癡啊，什麼都現出來；你若有智慧呢，就不會做這一些顛倒事情；即便遇到顛倒的事情，你也很清楚的能把這個顛倒的事情化為不顛倒，變成不顛倒。

這是啊，什麼道理呢？就因為有智慧，不愚癡；你若愚癡，也不知道怎樣做好了？也不知道怎麼樣對，怎麼樣不對？明明知道那個對，他也認為不對；明明知道不對，他又認為對了，這就是愚癡。愚癡上來啊，就做糊塗事。

所以呀，「十方諸佛告金剛幢言」：告金剛幢菩薩說了，說啊，「及由汝智慧清淨故」：這是啊，因為你，由著你那個有智慧，又清淨，沒有做染污的事情的緣故。「有告金剛藏言」：這也是十方諸佛告金剛藏說了，說啊，「亦是汝勝智力故」：這是你的這個最殊勝的這個智慧的力量緣故，所以呀，你才能不做顛倒的事情，而成就道業，這是第一。

第二者呢，就是「餘行願力故」：餘行，就是啊，一切行，所修很多很多的行門，餘行，也叫諸行；那個諸行啊，也就是這個餘行；餘行呢，就是做得很多很多的；諸行啊，也是不少。啊，你認為不對嗎！那麼這個餘行願力，還有願力，你發的願。不要發的願，發願，說是啊，我要修行啊，我生生世世要出家！啊，過了三、五分鐘，忘了！

又發願，說啊，我要孝順父母，孝順師長！啊，過了五秒鐘，不記得！又發願，啊，說，我要出家弘揚佛法！啊，大約一秒鐘還沒有過呢，是嗎？誰說的？那就不算了！

所以「十方諸佛告普賢言」：告普賢菩薩說了，「亦以汝修一切諸行願力故」：你所修的一切諸行願力的緣故。啊，又十方諸佛告這個法慧菩薩說了，說啊，「及汝所修諸善根力」：一切的善，一切的根力，五根，五力，這個善根的力量，啊，「令汝入是三昧」：使令你啊，得到這種三昧。什麼三昧呢？說法三昧，這個修行三昧，種種的三昧。

啊，「而演說法」：而你入到這個說法三昧了，而能演說這無量無盡這種的

妙法。「若感者善根」：或者說是這個機感，這個機感的善根；感，就是機感(就那個當機眾那個機)。機感的善根，你有善根才能聽到法。好像你們各為啊，都是種很多善根呢，啊，所以才能來這聽法。你看這一個國家多少人，能真正天天來聽佛法的有幾個人？這你們在這麼多人之中啊，就好像啊，這個金子和鑽石一樣，這很少的，所以來啊，聽這個法，這叫機感，若有感者善根。

「若化主行願」：化主，就這個說法的主，教化，教化眾生的主。教化眾生的主，他一定要有修行，過去啊，修行。你無論修什麼行，你修哪一個法門，你必須要常；你不常啊，那就沒有行。願，又要發願，這要啊，不是一天、兩天；一年、二年、十年、八年就可以成功的；啊，這要啊，生生世世啊，修行，等到現在這個機緣成熟了，就成功了。

所以你說，啊，我出家三年、五年、十年了，我還沒有開悟！啊，你讀書，在小學沒有畢業呢！你就想得到博士的這個抬頭，那怎麼可以的？「皆屬說因」：這說的經要化，這都是屬於說因。

是鑽石啊，就不要變成玻璃，這是很要緊的。

Door1-077-013

第九依請人者，若約慈悲深厚，亦有無問自談；若約敬法重人，要須誠請後說。初心識昧，未解諮求；上智慈悲，騰疑啟請。

這第九種啊，的緣，要啊，「依請人」：要有這個人請法，才能說法；如果沒有人請法，也有的時候說法。那個是什麼呢？就是「慈悲深厚」，所以說，「若約慈悲深厚，亦有無問自談」：因為這個法正當說，而沒有人明白來請法，那麼說法的人呢，具足廣大的慈悲，深厚的願力，所以呢，就不問自說

了。好像《彌陀經》，雖然這一部經是很短的，可是這一部經是無問自說的，沒有人請問，佛自己說出來，這就是慈悲深厚，而來說這個法。

「若約敬法重人」：那麼如果要依照著要恭敬這個佛法，要尊重這個說法的人，說法的這個法主，說法主，也就是這個教化主；「要須誠請」：那麼一定啊，應該恭恭敬敬的，懇懇切切的，這麼有一種虔誠的心來請法。啊，好像我們天天說法的時候，有人來請法，這就是啊，這個請人，請說法的人，要須誠請；「後說」：你請法之後，才說法。

「初心識昧」這個初發心的人，這個智慧啊，愚昧；這個「識啊」：就是個智慧，就知識；知識啊，也就是智慧；這智慧啊，「昧」：昧啊，就是不明白，他不明白；沒有那麼大的智慧。所以說呀，「未解諮求」：他們沒有了解，沒有明白，來呀，諮詢求法；諮求，就是問法；請問這個法，求啊，這個說法的人來說法。

「上智慈悲」：在這個初發心的人呢，他不明白；可是有智慧的人，他啊，就發出一種慈悲心。「騰疑啟請」：騰疑呀，就生出一種的疑惑心；騰，就生起來；生起呀，這個疑惑心，而啊，來啟請這個法，請人說法。

好像《金剛經》，就是須菩提請法，《法華經》，就是舍利弗，大智舍利弗來請法。佛所說的經典，多數是有人請的，所以叫啊，騰疑啟請。那麼請法這個人呢，他不一定不明白這個道理；他是代表大家發一種慈悲心，代表大家來請法的。

然有二類：一者言請，二者念請。諸會有無，現相品當辨。第十、依能加者，夫聖無常應，應於克誠；心冥至極，故得佛加。

在這個請法呀，這種儀式有兩種。第一的呢，就是用「言語來請法」：就是

說出來，啊，用這個言語來表達這個請法這種的心。第二呢，是「念請」：念呢，就是這個作念。因為佛說法，你呀，一動念，佛就知道了；證果的聖人呢，也是你一動念呢，他就知道；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就有用這個念來請法的。

啊，好像我們現在這講經，也有言請的，也有念請的。在前邊頂禮長跪，那麼合掌請法蔗兩位居士，或者出家人，這就是啊，以言請；在旁邊，所有的聽眾，都合起掌來，這時候，都是用念請，念呢，來請法。不過要說明白了，你們用言請的，我就知道；用念請的呢，我就不知道？因為什麼呢？我不是聖人！我和你們是一樣的。所以呀，你們不要和我耍這個把戲，啊，說是啊，我在心裏想什麼，法師就知道了！你想什麼，你自己知道算了，不要希望法師知道。那麼這是啊，這個念請。

「諸會有無」：在這個七處九會啊，或者有用言請；或者有用念請；或者也沒有言，也沒有念請，也不言也不念，那麼佛啊，就慈悲說法；有無，所以在啊，七處九會有沒有這種的儀式，「現相品當辨」：在這個現相品呢，你等辨別明白啊，這種儀式。

「第十、依能加者」：加，是加被，也就是加護，也就是啊，在默默中來幫助你，你自己不知道；但是佛加被你，令你說法。

啊，好像啊，我現在給你們說法，我會不會說法呢？啊，我是一個最愚癡，最笨的人，不會說法。以前呢，我像你們那麼大年紀的時候，十五、六歲的時候，我不願講話的，很遲鈍很遲鈍，什麼話都不會說的；啊，真想不到現在跑到外國來，跑到美國來給你們說法。那麼現在我會不會說呢？我不會說。那麼你怎麼又說呢？佛加被我！菩薩幫助我！啊，我不會說，到這個法座上就會說了。本來我都忘了，啊，這個疏文呢，怎麼念？到這坐著，眼睛一閉，又想起來。所以有的時候，我不用照著本子就可以講；這什麼原因呢？就是

諸佛菩薩加被！

啊，那麼所以說，「夫聖無常應」：這個聖人呢，就是佛！聖賢，也就是佛！或者菩薩，或者阿羅漢；無常應，他不是啊，時時刻刻都有一種的感應，時時刻刻，啊，都幫助你，就答應你的求願，不是的。「應於克誠啊」：你若真有誠心了，能誠心，克誠啊，就是你真要是能有誠心了，啊，他就有感應了，就答應你了，就加被你了，加被你。

所以說，「心冥至極」：心冥，這個冥啊，就是一念不生了，到那個極點了；冥契，就是契合啊，那個至極，無以復加那個時候；就是誠到極點了，克誠到極點，所以佛就加被，「故得佛加」：佛就能加被。你誰誠心到極點了，你呀，不要存心說，噢，我很誠心了，我誠心到極點了，啊，怎麼還沒有感應呢？**你要是誠心到極點，怎麼你還有一個想，啊，我已經誠心到極點了！**你有這一個念頭，那已經都沒到極點；你若到極點，你沒有這個念頭了，沒有這一念。

沒有說，啊，我是最好了，我是最真了，啊，我是最修行最用功了，怎麼我一點都沒有感應呢？你要**知道你最用功了，那你還是沒有用功呢！**你若真用功，怎麼會自己自滿就說，哦，我是一個真用功！那麼誰是假用功呢？你有一個真，就是個假，變成假了；你若沒有真，無假亦無真，沒有假就沒有真，沒有真也沒有假了，那到極點！**到極點是沒有，什麼都沒有了！**那你怎麼還要想一個，哎，我是最最發心了！怎麼沒有感應呢？你這一發心，一自滿，那已經就是不發心！

Door1-078-014

然若佛自說，則不俟加，如第七會；因人有說，要假上加。其第八會，行依法修，不異前故，略無有加。二七不入定，故無有加。餘皆具有。

「然若佛自說」：然呢，假設若佛自己說啊，「而不俟加」：佛自己說法，就不需要啊，等著其他的佛來加被。好像第七會，「因人有說」：因為啊，有其他的請法的人，才啊，說法；「要假上加」：所以呀，要假借著，諸佛呀，來加被。

「其第八會」：到第八會上啊，「行依法修」：這個行門呢，是依照這個法來修行，「不異前故」：和前邊呢，這個沒有啊，什麼分別；「略無有加」：所以呀，這個簡略去了，沒有其他佛加被。

「二、七不入定」：等佛呀，說這《華嚴經》第二個七，啊，沒有入定說的，「故無有加」：因為沒有入定啊，所以也不需要啊，佛來加被。「餘皆具有」：那麼其他的這個會，都有啊，都需要佛來加被。

所以加者，欲顯諸佛同加；即同說故，一說一切說故；亦顯果海無言故，因相可說故。

「所以加者」：這所以然需要佛來加被，是什麼意思呢？「欲顯諸佛同加，即同說故」：那麼這是顯出啊，十方諸佛同時來加被啊，這個說法的人，也就是等於啊，十方諸佛同時來說法一樣的。「一說一切說故」：那麼雖然是一位佛說法，也就是一切佛都說法；雖然是一位菩薩來說法，也就是啊，等於一切佛，菩薩說法一個樣。

「亦顯果海無言故」：也要顯明出來說這個果海，都在果地呀，亦顯果海無言故，果海，也就是啊，這個果位；言其呀，到這個果啊，這最大的，猶如海一樣，所以叫果海；無言故，那麼到這個果位上啊，沒有什麼可說的了；所以「因相可說故」：因為在這個因上啊，可以說；到這果地上啊，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；是「圓滿果覺，歸無所得」，所以呀，在這個果海呀，是沒

有什麼可說的。

若爾僧祇隨好，應非一切；表微細難知故，超出因果故。然施設不同，不應一準。加有二種：一者顯加，具於三業；二者冥加，但與智令說。

「若爾僧祇隨好，應非一切」：假設要像前邊所說的這個樣子，那麼僧祇隨好，在這個僧祇，阿僧祇那麼多的隨好；這個僧祇隨好，可以說是啊，這個僧祇品所說的那個隨好；也可以說是啊，好像阿僧祇那麼多的隨好；就是表示多的意思，重重無盡，無盡重重，啊，數不過來那麼多；所以僧祇隨好應非一切。僧祇隨好是多啊，但是啊，這應該不是一切，那麼一切就是多啊，不是一切，那麼就是不多。

那麼不多，為什麼又這麼樣說呢？「表微細難知故啊」：這是表示啊，這個法非常的微細，非常的不容易知道，不容易明白，「超出因果故啊」：超出啊，這個因果，這個數目，這個這麼多。「然施設不同，不應一準」：又說了，雖然是這樣說呀，然而施設不同，這個教啊，與教不同，有這個小始終頓圓，有這個頓教，圓教，這種種的施設呀，不同；不應一準，不應該呀，就是用一個道理來呀，說的；不應該用一個道理來作為標準。

「加有二種」：這個佛的加被呀，有兩種的加被。第一種，是顯加。第一種啊，顯加，「一者顯加」：顯加呀，就是很顯示的，很明顯的，令你容易明白。「具於三業」：這個加被啊，你身口意三業，令你三業都聰利。

「二者冥加」：第二者呢，是這個冥加，冥加呀，就是默默中加被。默默中的加被呀，「但與智令說」：但呢，就佛要加被你，令你開智慧，開智慧呀，而來說法。

Door1-079-015

普光法界，無顯有冥；餘皆具二，顯必有冥故。餘至下明。教起因緣竟。

這普光明殿，和這個法界品，「無顯有冥」：這沒有顯加，只有冥加；只有啊，佛加被某一個菩薩，某一個善知識，令他啊，開大智慧，來呀，演說妙法，這叫啊，無顯有冥。「餘皆具二」：其餘的品呢，都有兩種，也有顯加，也有冥加。「顯必有冥」：在這個有冥啊，的時候，不一定有顯；但是有顯加的時候啊，也必定要有冥加。

所以呀，「餘至下明」：在這個經文裡邊呢，這個意義很多，這顯加、冥加這個道理呀，很多，到這個經文呢，就會明白了。「教起因緣竟」：這現在講這個教起的因緣，這一科暫時的講完了。

Door1-080-016

這個顯加和冥加，這兩種啊，加被，必須要啊，你有誠心，才能得到這個加被；沒有誠心呢，就不能得到這個加被。在前邊那說，說，「聖無常應，應於克誠」，不能常常啊，有一種感應道交的這個情形；所以能感應道交，有感應道交這個時候，因為啊，你誠心到極點，才能啊，有感應道交的。

這個應於克誠呢，這克誠兩個字是《書經》上的一個成語。《書經》上說，「民罔常懷，懷於有德；鬼神無常享，享于克誠」，說是這個老百姓啊，這個心呢，沒有一定的，不會常的。好像他擁護這個皇帝，你這個皇帝，若有德行，他就啊，擁護你；沒有德行，他就會把你會忘了他，所以這叫「民罔常懷」，民呢，沒有常常的這個懷念你這個這個思想。

「懷於有德」，你若有德行的人呢，有道德的人呢，他就會啊，常常懷念你了。這懷念呢，也就是擁護你了，也就是啊，很常常想著你，懷於有德。

「鬼神無常享」，這個鬼神呢，你祭祀鬼神呢，他也不會時時刻刻來享受你這個祭祀；譬如你供鬼神呢，或者恭敬鬼神，給鬼神酒喝，給鬼神肉吃啊，啊，給鬼神這個茶飲呢，啊，他不會時時來的。

那怎麼樣呢？「享于克誠啊」，但是你若能有誠心，這一次，他就來了。你給他肉吃，他就吃肉；你給他酒喝，他就喝酒；你給他茶，他就喝茶；因為你有誠心；你若沒有誠心呢，啊，他理你都不理你，他就不受你的這個這種祭祀，不受你祭祀。

那麼這又有一種啊，這個比喻，好像啊，你們供養師父，你這供養師父，不是一定說你供養的這個師父就要了！好像我在香港的時候，那個張一階，啊，他送起兩百塊錢，我拿他掉到街上去，不要它。那怎麼樣呢？這個受你這個，也就是你要有誠心來供養，就接受了；你沒有誠心，那供養，雖然不會仍到街上去，但是仍到地下，這也常常會有的。

所謂仍到地下室怎麼？不是一定仍到地下，就是啊，不注意這件事，這也一樣的。鬼神無常享，享于克誠，你要有誠心了，他就享受了。